

灌畦暇語序

灌畦暇語者何老圃騰頰之云也嘗憶早年血
氣未定鋪方紙運寸筧自許不落人後亟起以
于一旦之名良甚苦辛力盡志殫僅能如願終
以枯腸不貯機穽不能隨世低昂中年以來漸
識悔愆顧胸中有所謂剗磨者蟠不得吐則更
自懲艾伏不敢發迺知昔者所爲辛苦以求者
大可怪笑非但無益抑爲身妨嗚呼大丈夫亦



安往而失其賤貧者哉於是決意勇出脫謝纒
弁故丘之旁有地彌畹蛇行趨隰土氣沃衍甘
井在前不病於汲除治以蒔蔬咸曰宜哉夫藉
暄於春陽射利者不爭資潤於泉脉乾沒者不
忌而又繼日以從事其爲力可以不匱率歲而
計入其爲收亦足糊口每風日好時臯壤悅暢
負杖曳屨暫出郊塹比鄰之人偶相與立曹相
與談忽覺胸頤咄咄故態橫發或童顛之叟或

粗有知識之少年時時相顧捧腹一笑意雖不
倫亦似可惜因取而疏之以其疎陳日適有得
也故以暇語是辭

灌哇暇語

明 樵李高承堦寓公較

堯不有其耳目者也寄其視於舜而四目以明
寄其聽於舜而四聰以達堯與舜一體之化也
故舜饗大功二十堯無得而名

老圃曰堯舜之事不可以不察也無以則有
如秦之二世矣乎二世唯不能視也而寄其
目於高庭下步不容跬高指鹿以爲馬二世

唯不能聽也而害其身於高盜滿山東民胥
爲伋而贖不得開身死其夷之下秦祀忽諸
雖遭醜高庸何能及故曰堯舜之事不可以
不察也

彭寵以漁陽叛光武爲之旰食會其奴斬寵首
以自歸帝喜封奴爲不義侯

老圃曰天下之惡均也惟害人之叛已也是
以有討奈何奴利其主而以侯不可以訓矣

有天下者有大物也不可以私意持也高帝
微時數窘於丁公顧而語之曰天下未定兩
賢豈相阨哉丁公以是免帝及卽位執而修

子齊初應舉時行其文卷有所謂中謨者大爲
昌黎韓公愈所賞以詩贈之云丹穴五色羽其
名爲鳳皇昔周有盛德此鳥鳴高岡和聲隨祥
風宵篠相飄揚聞者亦何事但知時俗康自從
姬且死千載闕其光吾君亦動理遷于一來翔

其見獎重如此公復爲廷譽於至司以是子齊
之聲響於廷右矣會爲至司所擢公論大厠公
咨嗟久之又爲之賦騏驎之章其辭曰騏驎誠
難馴市者何其勦力小苦易制價微不難酬渴
飲一斗水餽食一束芻嘶鳴當大路志氣若有
餘騏驎生絕域自矜無匹儔牽驅入市門行者
不爲留借問價幾何黃金比嵩丘借問行幾何
咫尺視九州饑食玉山禾渴飲醴泉流問誰能

爲御曠世不可求惟昔穆天子乘之極遐隲王
良執其轡造父挾其輻因論天外事恍惚令人
愁駑駘與騏驎餓死余爾羞有能必見用有德
必見收孰云時與命通塞皆自由騏驎不敢言
低徊但垂頭人皆劣騏驎共以駑駘優嗜余獨
興嘆才命不同謀寄詩同心子爲我爾聲謳
老圃曰釜量之於多寡非所受則不能容丈
尺之於長短非所準則不能度故無仲尼則

微生可以言直矣申枨可以言剛矣柳下季
不得以爲介矣孤竹君之二子不得以言廉
矣是以士誠自修也而時或莫之知則有溷
泥而不聞白黑混淆孰猶而孰薰乎然而得
名世之士加至誠由直道以少振其撓顧不
快歟余嘗諷韓之二詩三復熟讀而不能去
手興感所至則往往爲之墮睫吁後來豈復
有如斯人耶

甯戚欲干齊桓公厥路無從餒牛車下逢桓公
夕出戚乃扣牛角而疾歌商聲之詩詩曰南山
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禮短布單衣不掩髀
黃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而
異之命後車載以歸與語大說擢爲上客而預
聞國事其後楊惲以列卿被放因與孫會宗書
其中有秦聲之詩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
一豆一畝落而爲其人生行樂爾須富貴何時是

時有與暉不相能者謗其語以上聞孝宣帝大
怒下之吏當以大臣怨誹罪及三族

老圃曰嘻南山一也其託以諷亦一也攷其
情辭審語尤爲深切然一則以封一則以族
豈所遇者不同歟抑楊涉於有情而審特遊
於疎遠者歟夫人主內貯私意則聰明不開
聰明不開則橫生忌諱橫生忌諱則直言不
聞而廷有非辜矣讒慧之黨又乘之以危中

國士嘻曾謂孝宣帝其不及齊桓公者遠矣
後漢幡欽傷世道剝喪賢愚隱情上之人用察
不至而小人得志君子伏匿於是賦生茨之詩
其辭曰有茨生蘭圃布葉翳芙蓉寄根膏壤隈
春澤以養軀太陽曝真色翔風發其粵甘液潤
其中華實與氣俱族類日夜濕被我中唐隅
老圃曰欽之託興也甚可畏也甚可恨也夫
茨之生於蘭圃也始並驅以處而已矣未有

害也漫不知禁則枝葉專舒而能翳芳草矣
又不知禁則將疑於似是而世之寵光必聚
於其所矣膏壤也春澤也太陽也翔風也甘
液也寵光不一之譬也始萌其根株又發其
顏色始毓其軀幹又流其氣脉其眷眷至於
如此則茨之積也安得而不厚茨之積也厚
則族大類滋彌滿於中唐之間向所謂倚蘭
芙蓉皆無地以託業矣吁可不甚畏者耶吁

可不甚恨者耶

仙人游春居彌穀山善嘯術本山道士鍾約在
來繼其藝願學焉而無從一日春變其形爲石
約不之知乃坐旁石上仰面嘯而春所化石應
之亦發聲傾山動澗雲霧爲之下墜約知是春
驚起再拜以祈請焉春哀其誠因教以三術凡
不飲不食乃得嘯而風生於虎也

老圃曰夫氣出於虛則凝而不散留於實則

鬱今而不達聲出於虛則圓而不息留於實
則漸盡而不發虛之於術則大矣豈惟嘯旨
則然古之善事其心者萬形錯陳日接於化
而不但風生於虎其細矣夫

沈約以佐命勳位冠梁朝晚年新進用事者忌
其固位取約所爲鹿慈詩乘間以白武帝帝意
已不能堪未幾得道士赤章事遂大發怒約以
憂死其詩曰野馬不可騎兔絲詎宜織爾非萃

與蒿豈供麋鹿食

老圃曰君子之於言不可以無擇也身處嫌
疑之地而口陳形迹之語加有媒孽之人爲
構於旁沈之不覺也固宜故曰禍藏於眇微
微物不可以不戒

周禮金石有一定之書故諱音皆受鍾磬之均
至於饗燕堂上不懸金石則以笛有一定之調
故諸鼓鼙管絃爲正也書世列和事爲節節易

也道之不傳也盈於耳目之接者舉是也而
何有於信哉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若有
不可諱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
臣也臣固將諱之雖然君猶不能行也公曰仲
父命寡人東寡人東命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
命寡人敢不做從管仲攝衣冠而起對曰東郭
有狗嗷嗷旦暮欲齧我猴而不使也公惟愛味

而易牙善調以鼎飪事公公曰我唯嬰兒之未
嘗易牙退蒸其首于芼而進之夫人情非不愛
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臣且死君必
去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南郭有狗嗷嗷旦
暮欲齧我猴而不使也公惟喜宮而好妬豎刁
自刑自理公之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
不愛將何有於公臣且死君必去之桓公曰諾
管仲又言曰西郭有狗嗷嗷旦暮欲齧我猴而

不使也公惟有疾而近機堂庶氏乘公之意而
敢爲誕言夫言心聲也於心之敢欺將何有於
公臣且死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北
郭有狗嗷嗷旦暮欲齧我假而不使也公惟愛
整而樂人之飭衛公子開方事公十有五年不
歸視其親於親之敢忘將何有於公臣且死君
必去之桓公曰諾管仲以手加額曰臣之願畢
矣今臣之屬氣奄氣將盡願君不忘臣之言臣

目則能瞑矣管仲死既葬桓公盡逐四人者若
數日味不嫌於口而反易牙官中之辨不哩而
反鑿刁苛疾間作而反堂巫朝行亂輪而反開
方桓公嗟聖人固有恃矣乎其後五年四人者
果作難圍公官而不解出入有婦人從廣以見
公公曰吾饑欲食而外不饋吾渴欲飲而漿不
至吾不知作難者誰也婦人曰易牙鑿刁堂巫
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壹十日不通矣公曰嗟

聖人之言長乎後者何面目見仲父於地下
老圃曰廉感之於心術也顧不怪哉始桓公
取夷吾於仇讐而屬以國事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宜若同心共體之不如也晚節末路而
其類錯如是夫仲父以爲將矣而公曹不能
少悟不能以頃而去也嗚呼無四封之境位
於人上而乃與羣虺噬者朝夕以從事其於
危邦殺身也直立而頌之爾蔽惑之於心術
也顧不怪哉

戴遠作閑遊贊既曰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
壑深則蕭瑟之音朗其可以藻玄營素比其皓
然者矣又曰凡物莫不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彼
閑遊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又曰奇趣難
均玄契罕遇終古孤栖於一岳獨玩於一流苟
有情而未忘有感而無對則輟斤棄絃之嘆固
已幽結於中林興感於遐心

老圃曰異哉安道未始知遊者也未嘗留上
下今古來往總總衆念管平是衆又奚爲惘
慮而畏獨又奚爲矜羨而聘會古之至游者
不出於戶牖之間而高馳於八紘之外內視
反聽於几席之上而萬有不同之態度皆無
以逃其察和光混融大同而爲一孰恃而比
承孰取而藻塗未忘之情付以理遣而無對
之感寄諸忘言者矣異哉安道未始知遊者

也

元道經云萬性之中至靈者人與天地同生於
虛無之始因元氣而結以成形天地能安靜和
柔不務於本常守虛無湛然不勞得自然之道
元氣不散故能久長人緣生戀務於本性目妄
視耳妄聽鼻妄香臭口妄言味身妄作殺意妄
思慮是以六賊交雜元氣稍散而壽命不永
老圃曰其然豈其然乎夫人之與天地俱空

中之一物耳一畫一在圓周之度其間不容
息然則天地之氣爲而安靜全無動震曜動
薄其爲方亦可以言動矣然則天地之氣爲而
和柔復日月雷風水火山澤之森乎兩間也
與人之所謂耳目口鼻身意則一而已矣天
地失其行元氣有伏有道則爲燥濕膠盪之
變人失其準元氣有壯有衰則爲偏俱瘥毒
之疾真與妄對祥與否反天地果無以異於

吾人也大丈夫志氣挺特固當立遠大之見
窺造物者之所以物物而不當物於物以橫
生欣恥也夫蚩蚩之謀止於善草周周之計
利在銜翼穴深尋焉則臂不能探矣吾懼人
之疑於是說也聊復援筆庶幾解頤

虞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曰簫韶九成鳳
皇來儀又曰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夫百
獸非一類之種也鳳鳥不時有之物也編作於

列比竹奏於庭飛走上下如應契券彼苗民之
頽也攻之以兵而不譙矣秉朱執駟近在階廡
之下而江湖數千里之外報以七旬之速是亦
有說矣乎

老圃曰然是所謂心術之化也夫心術之化
不待使令號召也而其答如響書曰光被四
表又曰格于上下夫堯舜氏所乘者神光也
神之所攝光之所燭燎雖四表上下無不和

來然則非一類之百獸不時有之鳳鳥與夫
頽不卽工之有苗動蕩鼓舞不知其所以然
而然者也故曰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客有吹籟見越王者上下宮商和而王不喜或
奏野音焉王大說

老圃曰人之所以相動者心精也心精之所
接雖狎而受其所不接雖精勿留噫嘻天下
未始有真好惡者也則夫持其絕伎以幸人

之必察難矣夫

昔蒲且子善弋者也詹何聞而說之從受其術而
以釣聞於楚國近吳道玄亦師張顛筆法而
世傳其畫以爲卓絕

老圃曰古之善學者不師其同而師其所以
同同者迹也所以同者心也故騏驥以善走
絕其羣矣今馬之能走者豈必隨其餘步哉
顧所以滅景追風者有不在是故也彼學弋

而得釣臨書而善畫特轉移之頃爾古之善
學者蓋又有爲方而不以矩爲圓而不以規
及其又進於此則注其想動其神千變萬化
其迹旁岐詰曲不可以爲方卒其所以師焉
丙丙如丹夫是之謂善學迺如吮毫而勘筆
畫之豐省蹲磯以辨竿線之浮沈詹吳且不
爲而況不爲詹吳者乎故禹行而舜趨子張
氏之賤儒也

青丘生喜馳驚其意焦焉惟恐其不及也中年而感內熱之病消中煩燥百方以營之而不能良已往見北宮蒙而告憊焉北宮子曰子知夫重之與輕矣乎如手揣權衡而璽印塗也誠能以其所重而加其所輕子之疾雖不營猶可爲也青丘生歸而自失悉捐其故所有者而淫思於北宮子之言疾則少間

老圃曰有是哉夫捐隨侯之珠以邀千仞之

爵人莫不怪且笑焉爲其所用者重所棄者輕也然則世之於已也又豈直一隨珠之重者耶青丘生亦弗思之

蓋說者古民之死也頭無王氣日月精膏爲江海毛髮爲草木云云頭爲東嶽腹爲中嶽足爲南嶽右臂爲西嶽又云左爲江河氣爲風聲骨爲目瞳爲電又云髮則爲睛怒則爲睛

老圃曰信言也。物之變者，言其變也。以前未
有，後繼之，則事本於下也。亦有以日月風雲雷
電於上也。亦有明於中，也。然則，若古
氏何所遺，其意而生何所植，其足而立何所
在，其耳目而聽何所聞，何所取其甲子而為春
秋，為說如此，是謂大有所聞，而不近事之情
無以則假為之，辭猶之可也。其意者曰，若古
氏天地萬物之祖也。禮樂祐坦廣大，雖不
可以為量，要其大形實無以異於一人之身。
嶽海之遼絕，亦尻背之間爾。故曰無以則假
為之，辭猶之可也。

文人不原事情，多承用寓言，以為實。如曰堯之
時十日並出，石爛山焦，堯不勝其毒，使羿殺
矢而射之，落其九，而所存者一。今之日是也。

老圃曰：是何言之悖也！如是夫水火之精，上
見於天，日月是也；其分為晝夜，其象為坎離。

其義爲陰陽堯日有十月當有幾就令十日
並出羿廼諸侯耳安得射而落之是何言之
悖也如是嘗聞堯有十瑞曰芻化爲禾也曰
神羊觸佞也曰屈軼指邪也曰景星見於天
也曰醴液發於地也曰甘露零於野也曰鳳
凰止於庭也曰神龍遊於沼也曰籊簫生於
厨也曰歷草立於階也太古鴻荒未有名數
三墳河圖之書以草木換易記其時及黃帝
氏迺日推策大撓作爲甲子於是始有紀年
之次自甲至癸爲日之數十冀英之未生也
十日之義俱晦而藏既有冀英則有晦朔有
晦朔則十日之義俱出而顯爲其有晦也而
不亂故也十日並出其義如此

商陵牧子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將爲之改娶
其妻聞之中夕倚戶而悲牧子愴然而嘆乃援
琴而爲別鶴之操其辭曰將乖比翼今隔天端

山川悠遠今路漫漫攬衣不寢今日忘食

老圃曰古者娶而無子大義當出雖然人之所以爲人者由其情隱於中故也夫五年之聚匡床是同一旦而以爲胡越寧不慨然潘安仁初喪其偶作爲哀永逝之詞而賦悼亡之歌夏侯湛見而嘆曰是文生於情歟將情生於文歟覽之喟然令人增伉儷之重由是以考商陵牧子之撰其亦可以厚人倫者矣

大禹時天雨稻故古詩云安得天雨稻則天
下民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貧民家則有腐粟
則不及

老圃曰天理冥濛常皆不與人相響答壽跡
而天顏知命者不敢怨夫雨霖非天之常也
損有餘補不足凡皆若金陵之事則物無失
職矣孔子有言曰君子用過不繼當訓天之
明故也後之寧世之區庸庸而怨諸

凡珠龍所吐者名龍珠蛇所吐者名蛇珠越人
諺云千畝木奴不如龍珠蛇珠千數不及玫瑰
老圃曰夫物皆有本性由其所出不同故貴
賤懸別乃若蛇之所吐其精與麩必有遺肖
者矣名之曰木奴其皮如鐵數龍翻千多亦
奚益越俗謠謂龍知其不敢以望龍珠也嗚
呼周人以鱗鱗為珍樂人謂燕石為寶曾謂
周宋而越人之不如

風俗相傳臘日磔雞立春日磔狗太史丞鄧平
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陽
故以戌日臘戌者土氣也用其日殺雞以謝德
雄着門雌着戶以和陰陽調寒暑節風雨也月
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蓋天子十二門東方三
門生氣所出入不欲以死物厭之故獨磔於九
門犬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害春之生令
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曰以畢春氣

老圃曰異哉吾嘗學洪範五行之說夫萬物之變也緣於氣其化也因於形生而復死死而復生謂之變自幼而壯自壯而老謂之化木陽之生也其色青其聲也角角之爲言動也火陽之成也其色赤其聲也徵徵之爲言止也金陰之收也其色白其聲也商商之爲言疆也水陰之藏也其色黑其聲也羽羽之爲言舒也土王四季其色黃其聲也宮宮之

爲言容也明天子在上賢宰相理物使羣有司百執事之人分職而效命庶績無不得其宜則五物以時敘寒暑不忒愆伏不作萬物各由其道陰陽各得其理性命極其高大顧不此之求而礫礪以彈變羣人之所當事者而移責於雞犬微物之微且賤者死何有於擇吾獨以爲不訓於洪範之所以言爲之太息

貞觀三年王珪爲侍中文皇帝以太常少卿祖
季孫教宮人聲樂不稱旨切責之珪與溫彥博
進曰季孫雅士陛下忽以教女樂責之臣恐天
下怪愕上怒曰卿等皆我腹心奈何附下罔上
反爲季孫游談也彥博皇恐頓首謝珪獨不拜
徐曰臣本事前官罪已當死陛下矜恕性命不
以臣爲不肖而置之樞近責臣以忠直今所言
實無私意陛下忽疑臣是陛下負臣臣決不負

陛下上然然而起翌日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
難納諫者則難用武聖人尚不用慶齊之諫宜
王賢至杜伯乃以無辜死朕每夙夜以古爲鑒
昨責進等今猶惑憐公可爲教勿以此事遂不
進直言

老圃曰臣觀文皇帝天姿聰明使諫知流直
千載而一過者謂不可是德之美至也其言
運機無文直使人聽下而不加怒夫文夫

人主如此則不難明目張膽出胸中勁正之
氣以報萬一其氣足則者身博錄如能凡
度身身者則一彼頓抑則帖妥從之不容
當爾之時惟王物中提擬不少屈上意未必
難也如身者身者身者士而甘心以
禁雖難之何足道第謂臣角新而言豈豈不
使人喪氣呼若臣相遇以情大功豈豈不投
之基流美於無窮原有由哉詩不云乎念茲

皇祖臣觀今日之勢固宜以皇祖爲戒也

元魏宗室子直封真定公鹿念爲國中尉每勸
子直必厲以忠廉之節嘗爲子直賦詩二章其
一云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琴瑟由此材高遠絃
響藹中華其一云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
篁韻未成莫使絃響絕子直由是感悟卒爲賢
公子

老圃曰鹿子之詩文義博約真風人之作也

豈惟子直後之好脩之士取而玩誦必有以
動盪其善心者矣嘗怪麟趾之公子皆信厚
如麟趾之時夫侈足以滅性靡足以毀則民
爲公子者實有焉今一爲善言所譏掖乃能
改節以自整飭由是以致麟趾之公子亦必
有所自者矣吁鹿子而可作吾願納交於其

門

周官保章氏志日月星辰之變動及九州之域

各有分星凡五雲之物十有二風皆譜書之賦
禘記十廟之祫禘占夢六夢之吉凶舍萌於
四方以辨九疇今始難賦

老圃曰天地之與人也都皆空中有形氣之物
爾故其精氣上下流通無礙莫不圓融而爲
一莫不出入於五物之用有無而見於形
象者凡耳目之所者皆之所有也者之
如日晝之次昧者曾不之知也善人者智足

以操造物之先而逆知其所以然者且為合
明暗房之法始雖殿殿之官無神變動懼而
不敢得也古凶與民同患林是乎在

坡東黃仲素隱居心養生之術於老圃

老圃曰心集足事生矣足養夫因虛而運想
想成則以虛而為實實不可以為常也復且
縈於虛矣昨之所謂實若一聚之烟也從無
而有形形立則以無而為有有亦不可以為

常也復且縈於無矣昨之所謂有若一聚之
烟也故曰心集足事生養足養且烟之無止
塵之縈縈且定也物之在何處乎或嘗觀所
謂養者乎五木之生也皆由於木之氣而能合
五者其一也木之生也皆由於木之氣而
火火轉而庚庚之所謂者庚庚生之謂性性
之動者之謂性性本定也而不必要有定者
焉是木中之性也性定之有所轉也而不必有

夫物之有於世也。猶水中之金也。沙中之金也。由粗以
至細。則無所不有。然其流也。重水中之波。由湛
而揚。揚則濁而為浮。其浮也。輕積輕者所以
幻虛也。積重者所以幻有也。嗚呼。吾所聞於
吾師者。止是是。是心是足。是生是美。是養子亦嘗
擇焉於吾言者矣。

太古之時。精微未分。善惡之類。力敵則戰。吞噬
搏格。無有已時。上帝憐憫。實生聖人。以為君長。

復為之。正陰陽之氣。以分別區處之。使無相奪
倫。然後稍真厥居。然尚有五方。善惡未分。動與蛇
之倫。吮牙伏爪。相處於曠。曠之間。上帝有命。凡
生物。抱理之。不直者。適得日月。以養其食。日月
既久。貪婪無制。遂其凶。厥後及善類。二帝三王
之世。聖人有憂焉。始立官師。設厲禁。正刑。厲獄。
戈矛刀鋸。削格羅落。無所不用。以與之從事。會
上帝亦自惡其虐。嘗勸懲。使善者。一種不

侵暴而易制者又其天性惟雅惟廉第一體其自
則必職之以以角履履新履盡食之然雖為其故
堯獨育其體使司辨直及辨以在位舉十六相
去四凶成大功二十於是正人志得隱黨自消
朝廷中外清明如洗無身不得其所以食其養
類成以饑死自此爾邪之數絕迹矣

老圃曰二漢以來不常治也不常清明也當
其昏闇之世羣小人習立朋居巧僭善良外

如韋柔威施不足畏忌而中實憖毒過於饒
鄒一話一言之不酬往往殺人而傾邪意者
觸邪絕迹彼略無所禁則求其不肆不可得
也嗚呼曾謂堯舜氏仁民而愛其澤僅及當
年而顧起來患後害迺如是之酷曾謂上帝
尊嚴高目而下耳獨邑邑憫憐於鴻荒之初
而顧末代紛糾則冥昧眇邈如不聽聞豈其
世數下遷民德澆偽業果所招遂不可救藥

者耶不然則回視五方毒龍狡翰蝮蛇之倫
吾以其爲猶甘棠而況於獬豸之種耶

周官蝮氏掌去鼃鼃鳴出焚牡鞠以灰洒之則
死

老圃曰嗚呼聖人之於民也甚愛惜之而謹
去其害如是之詳也於其耳目之接氣垢蹠
蹠其爲害也薄矣夫鼃鼃鳴蟲自以其氣作
之爾蓋無意於亂人之聽也然且斬艾之屏

斥之曰必其絕類乃止嗚呼聖人之於民也
甚愛惜之而謹去其害如是之詳也

世有常言曰一作一止物人未盡其情者孔明
原軍既退司馬懿至後行其營壘處嘆曰
真天下奇才也

老圃曰操作舉動出於心術而指揮顧盼之
間迺與事接人果不難於識知也世之昧者
玄黃對眼而不能至其色輕重在手而不能

分其權卒焉而使過天下之奇才易能察其
彷彿也是以唯司馬仲達乃能與孔明立而
爲堅敵其有以夫

齊景公病水十數日矣夜寢與二日鬪而不勝
晏子朝公曰吾寢如是其死矣乎晏子對曰請
召占瘳者立於公之門以車迎占人占人至晏
子告以故使對公曰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
不勝二陽公病將瘳居三日公疾大愈召占人

而將賜之占人曰非臣之功也晏子實教隱公
將賜晏子晏子曰使占人以臣之言對故有益
也臣身言之則不信矣

老圃曰夫言有道得其道則聽者信疑者決
失其道則聽者悖疑者惑晏子可謂知言之
所從矣世之占人倚其書以徵災祥智之劣
於晏子者豈可以爲數量

宋向戌欲爲弭兵之盟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

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
不軌昭文德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子求廢之不
亦誣乎韓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也小國
之大災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

老圃曰然子罕之言不爲無理也兵者聖人
之所不廢也有天下聚人羣如之何而廢兵
自隋失其德真人授命東略西撫以至大同
者兵之功也愚嘗略計大功之後戶口耗半

生靈天關墮落者幾無人聲以是而觀合
在斯時宜子仁人也哉况斯可作吾寧與歸
國時之車劍者且是之具者雖曰矢之器應和
博禮之用所以命者雖曰也而中者雖忙而不
動者所遺之善也雖曰也而凡所以命
獲者皆取進止也雖曰也而中者雖忙而不
老圃曰新之請以爲善也無善而求其有
以似夫吾君于也雖曰也而中者雖忙而不

子或不能也而後為之主然則上之於下
其分者幾也夫豈無君子之所以稱以計
者不可不察也

朱景公嘗曰工作九年而後復於公曰臣之
精力盡矣公嘗觀山而動矢射而西顧之山集于
彭城之東餘力進避飲利於石梁

老圃曰弓工以死成其器景公用能不遺其
所長是以其傳於世者為是道也嗚呼士有

脩理亂之方出入於皇王之際心殫士竭以
死守其術故不遇如景公者肯捐晷刻之暇
力試嘗於釣弦注矢之間則將弓與人皆湮
沒而無聞歟羽石梁何從而發其勁也悲夫

滑稽取語

建

右港眩數語是也書也余頃僦居京城之
西一日有賣然物者過門見其函有故書
數種大抵首尾不全漶吐脈語一編尤爲
斷爛余以數十錢購得之愛其出言皆有
微意且爲破頽因爲料理其可讀者才得
三十餘條餘不可刪取者尚十分之二甚
可惜也它日好事君子如有苦本幸爲我
足之

不續 齋曝談餘

華亭 陳 備 著

李日華 藏

樵李

高承埏 校

讀書是一樂尋書是一悶見未見書如得良友
見已見書如逢故人

衛夫人名櫟又云以李矩之妻嘗自名李衛
虎丘劔池舊志載秦皇發闔閭墓鑿山求劔其

鑿處遂成深澗王禹偁作劔池銘嘗辨其非
甲午八月游秣陵賈客以白磁盎貯五色石子
售之索價甚高其石皆出六合山瑪瑙澗村
中裹糧負鋪從雨後覓之山深無人烟往返
六十里甚則幾至凍餓得病死者于是吳人
從澗旁結草棚以市酒食而負石者始衆此
風惟萬曆甲午始見之有人一石三千餘
錢其石頗圓而中微有小坎如池坎邊類樹

枝者數株枝上有一紅點如魚虎子者遂以
此石名鳥宿池邊樹

黃伯思亦自號雲林子其墓在鎮江之招隱山
陳彥廉名寶生泉州富商元末居太倉家有春
草堂所蓄畫極富袁張二公嘗主其家

佛書言梁昭明以金剛經分三十二段受瞽目
報天目山有昭明太子庵及洗眼池想傳會
此也

茶賦謂寒中踏氣莫甚于茶或濟之鹽勾賦破
家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 上御端門召翰林詞
臣出示諸臣桃半核蓋元內所藏物也其長
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
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龜鶴雲氣之象後
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
亦以金飾之所謂庚子實宣和二年字頗疑

祐陵所書奉旨宋濂撰賦按漢武內傳所謂
桃如鳧卵形圓而色青復按蔡京所記尚方
有王母蟠桃核頗鉅但徽宗本記宣和元年
巳亥二月庚辰改元遂易宣和殿爲保和殿
至四年壬寅夏四月丙午詔錄三館書置宣
和殿及太清樓祕閣始重稱宣和今核上之
字刻于二年庚子之甲申月乃不書保和而
猶刻宣和况丁酉日屬庚子歲癸未月之終

今復錄之于甲申月之首尤有不可得而致
詰者又按宋劉光祚進蟠桃核酒杯云得于
華山陳搏

蘇文忠文定墓並在河南汝州郟縣西北三十
五里世傳蘇墳者是已文忠謫汝愛其地類
故鄉因號小蛾眉貽書子由曰他日我死貧
不能歸其葬我于是旣而自請徙常以建中
靖國元年卒其子過偕文定奉柩卽所謂小

蛾眉山葬焉未幾文定致仕居許距小蛾眉
僅二百里而近越幾十稔以正和二年卒亦
葬茲山而過始旣葬其父遂家潁昌之斜川
距茲山視許尤近與文定子孫歲恒有事焉
至正間縣尹楊允謂兩公之學實出老泉遂
置老泉衣冠瘞諸兩公塚右

凡墨浣衣閉氣于水作白字急濯之不過七遍
卽淨見段成式廬陵官下記

王元美公有高麗板杜詩一部極精雅藏于家
攜李金明寺陶朱公故宅其祠下有五色螺詩
僧秋潭居焉心素風穆蓋皎然之流歟

魏顥序李白集白爲中書舍人張垠逐海岱間
年五十餘游天台還廣陵見之眸子炯然哆
如餓鴟或時束帶風流醞藉曾投道籙于齊
有青綺冠帔一副少任俠手刃數人

祝融占南極高四千八百丈與中原相直其平

如衡故名衡嶽

文衡山太史極熟勝國人遺事能口述其世系
官闕里居几上多抄本小冊皆國初元末故
實也元美公亦服其淹雅有未精核者曰恨
不問文先生

東坡贈錢道人詩云首斷故應無斷者冰消那
復有冰知主人苦苦令儂認認主人人竟是
誰又有主還須更有賓不如無鏡自無塵只

從半夜安心後失却當年覺痛人

耶律楚材善契丹大小字譯經潤文旨辭達而理得世宗銳意經籍詔以小字譯唐史成則別以女直字傳之以便觀覽公在選中獨主其事書上大蒙賞異擢國史院以女直字譯漢文選貴胄之秀異就學焉

蜀紙以人得名者有謝公有薛濤所謂謝公者

謝司封景初帥厚創牋樣以便書已俗

因以爲名

薛濤八九歲知聲律晚歲居碧雞坊解吟詩

樓偃於上後段文昌再鎮成都太和歲濤卒

年七十二文昌爲撰墓誌

慈濟通惠石湖美禪師塔銘趙孟貫書寺僧傳言是承旨弟也父曾爲嘉興路治中又有幻修二字堂額在三塔鐘樓後北房

周伯琦記景德禪院碑在殿之左右亭中碑陰有詩

宣和時徐質夫所居有亭曰閑美常有白燕巢
梁間嚴子陵三十五世孫曰嚴廬墓三年白
燕巢墳木上

石田先生景泰間郡守汪公澣欲以賢良舉之
以書敦遣先生筮易得遯之九五曰嘉遯貞
吉卒辭不應監司以下皆接以殊禮尤爲太
保三原王公所知公按吳必求與語語連日
夜不休所居里餘爲別業曰有竹居耕讀其

間勝日出所蓄古圖器物相與撫玩品題以
爲樂他雜著曰石田文抄石田詠史補志錄
琦楚石在十高僧中其 太祖所賜白天鷲絨
禪衣泥金鉢留海鹽天寧寺

文衡山先生停雲館聞者以爲清閔及見不甚
寬敞先生亦每笑謂人曰吾齋館樓閣無力
營構皆從圖書上起造耳

英廟時貴人以黃鸚鵡上獻三原王公上疏言

漢末鼠巢于木野鵲變色卽此類也

端州下岩石乾則灰蒼色濕則青紫色巖兩口
通爲一穴大穴取研所自入小穴泉水所自
出巖北壁水浸莫測淺深工不能採往往于
石屑中得之然是泉生石中非石在泉中也
泉珠散落如雨不絕

下巖石色深紫體不燥叩之其聲清遠所謂韻
比哀玉者也

研須每日淨洗去其積墨敗水則墨光瑩澤
一領青蓑五尺鋤日斜榭葉護茅廬歸來濯足
城邊石曲彙床頭讀晉書殷方叔之子志伊
貧爲農歸卧燈下讀晉史余見其丹鉛本題
此

趙昌寫生四幅藏項氏

大庾縣觀音寺千佛閣有東坡題壁廣化寺東
坡画竹四壁如新

大愚和尚貽書洪谷子索畫障洪谷以詩答之
恣意縱橫掃峰峦次第成筆尖寒樹瘦墨淡
野雲輕崑石噴泉窄山根到水平禪房時一
展兼稱苦空情

比干墓前銅盤銘十六字相傳孔子手書左林
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

京師侯氏傳美石一方中有緋袍玉帶人端拱
而坐又僧收謝廷循一石方廣二三寸中劈

爲二內函魚骨首尾皆全姜明叔父發砌石
一紫色者剖爲二其中樹石茂密一冠帶人
立樹下若凝眸遠望如筆墨描畫

夏治西去十五里有禹故城城中民聚爲村民
掘地得甃方尺餘而中畫爲十二方方容一
字以篆書之其文曰海內勲臣歲豐登穀路
無飢人雖累千百不異人傳謂禹所陶者人
人爭寶之或至千里易以重貨云持以遺人

難事可濟元末多事夏當衝要使臣絡繹至
縣則求于縣官縣官亦着于民于是上下病
焉

宋景濂當至正中嘗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徵
之固辭不起後竟寄迹老子法中入仙華山
爲道士易名玄貞子戴良有序送之

吾鄉宋叅政巽庵云東坡酒經刻在羅浮山鐵
橋下

吾鄉張昉老而貧病能書有隱操題漁父一絕
二云挈罌坐釣秋江湍沽酒容易求魚難世間
好事不在速三尺鱸魚晚上竿後死陸伯達
爲之墓

文選樓者梁昭明太子選文之地弘農子楊夔
經于是樓捉筆路絕且慮夫不文不典者肆
而處乃泣以銘云峩峩萬宇匪歌則舞美哉
此樓獨以文修自由名貴不以華致雖超千

古靡有顛墜歆堪其登必精必誠孰可以居
必賢必明無聚擾以爲娛無習伎以稱榮我
恐其素德懷辱于冥冥

大業元年雁門人房回安年百歲額上生角長
二寸

宋武帝平洛獲太極殿前二鐘並漢魏舊物時
聞鐘嘶孝武問張永永荅鐘有銅滓乃扣鐘
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

樵李殷方叔名仲春隱士也楷書駸駸晉唐矣
有葆楮尸賦爲時所稱陋室如繭幾不能禦
風日讀書賣藥澹也余訪之贈以詩云櫻桃
花開春可憐何處遊人不放船却羨白頭殷
處士鷓鴣聲外獨耕田

萬曆甲午司農郎葉春及疏畧考孔子刪書斷
自唐虞訖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秦
火後行于世者五十八篇耳秦始皇二十六

年遣徐福發童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徐福
多載珍寶圖史至海島得平原大澤止王不
歸今倭其種也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
詔故司馬光溫公倭刀歌曰徐福行時書未
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乘小西飛封款之便及
纂修正史之時一搜遺籍然此說余曾
丹鉛總錄雙槐歲抄云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綴

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在首福土垠制

九醜

韓退之嘗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
海來見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笑語

東坡聞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雨每大雷
電但聞山下如嬰兒聲因作詩巴外浮名更

外身區區雷電若為神山頭只作嬰兒語無限

人間失箸人

老子云我尚自頭白誰復能久存盧疎齋題夷
齊采薇圖云服藥求長年孰與孤竹子一食
西山薇萬古猶不死疎齋名摯字處道涿郡
人元翰林學士承旨

歷山上有不醉無歸是舜書

萬州之下岩唐末有劉道者號道微自鑿石龕
曰死便藏龕中不用日時

仇仁近號山村民宋季老儒也與白湛淵詩名

並稱于吳下謂之仇白二先生晚年謝事名
山勝地無不題詠兵後石刻墨本百無一二
存者余見仇山村手跡七言近體詩如白香
山而結字得晉法後姚廣孝榮國公題跋其
詩有咸平處士真堪羨死守梅花住裏湖有
艱危頗得文章力嫁娶各隨男女緣有無求
莫問朝廷事有耻難交市井人有萬里鯤鵬
何必羨一官蟣虱不如無公與高節先生嚴

侶善

明月泉東石壁蒼黑中有白石光瑩如月照水
故在臨晉縣三王嶺之陽

楊孟載生吳中實蜀人也元末未仕國初任滎
陽令再謫鍾離閑居江寧句曲久之被荐陞
江西省幕賓復使湖南廣右累官山西按察
使所著有眉菴集廉夫嘗呼從者云吾在吳
又得一鐵來矣當時有老楊少楊之稱

張珙妙于刊鏡趙竦爲兩浙漕日以重定華夷
畧方一尺有半字如蠅頭而體制精楷三年
而成

吳仁璧女能詩精陰陽之學一日女謂父曰大
人慎事天復初錢鏐命撰母墓銘仁璧不從
被繫女泣曰文星失位大人其不免乎鏐遂
沉之東小江

徐昌穀始與文祝諸君倡和旣斐然矣見獻吉

而悔棄之及詩成自選成帙所謂迪功集者是也迪功亡鄉人不解事刻其別集外集數卷而名小挫矣

郭汾陽之子曖朱泚亂逼署曖官辭以居喪被疾既而與公主奔奉天德宗嘉之郭晞居父喪值朱泚亂南走山谷賊昇之欲汙以官佯瘖不答賊露兵脇之不動以城中事貽書李晟旣而亦奔奉天蓋家教薰熟故也

符載嘗以牋叩襄陽樊澤曰故處士孟浩然丘隴頽沒公欲更築大墓久之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人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村寵其墓余欲廣封梅花道人馬贊當援此例告之邦大夫

王元美公夢前生爲東坡晚復坡老墨刻百種題曰小西堂藏帖又手集蘇長公外紀旣爲叙屬殿元美校書已復授余覆核補其逸事

刻之後余轉貽馮元甫殺青未竟人琴俱已
亡其稿竟不知落何所惜元美三四訂訛手
跡可寶今璩仲玉已刻于秣陵矣

徐武功治張秋律未有功于忠肅笑曰徐元玉
五墨匠也顧令腕土塹然卒以成功

早採者爲茶晚採者爲茗

帛之屬七錦蜀錦名天下吳中宣德間嘗織畫
錦堂記如画軸或織詞曲聯爲帷障又有紫

白落花流水兒裝潢卷冊之用外公詩蘇軾
余有唐研其陰鐫小篆文云天寶八年冬瑞州
刺史李元德靈卵石造傍又鐫劉元甫詩云
李侯寶研劉侯得

文彭亦善畫曾見扇障上竹木小石傲雲林題

云三橋戲筆

黃長臺古詩劉淵北人

吳復字見心夢游天漢探天孫支機石穴爲研
池遂以所用研名機石

畫卦臺在陳州城北一里許昔伏羲氏于蔡水
吳得龜因築臺以畫卦方輿勝覽所謂八卦臺
卽此也文王演易臺在湯陰縣北八里許相
文傳爲麥里城長景草出於木小石如雲林張
唐睿宗賜司馬承禎置觀勅勅台州始豐縣界
天台山廢桐栢觀墓一所自吳赤烏五年葛
仙翁已來至于國初學道壇宇連接者十餘
所如聞始豐縣人毀壞壇場所伐松竹耕種

及作墳墓于此觸犯家口死亡不敢居住于
是出賣宜令州縣准地畝數酬價仍置一小
觀還其舊額更于當州取道士三五人選擇
精進行業者并聽將侍者供養仍令州縣與
司馬煉師相知於天台山中辟封內四十里
爲禽獸艸木長生之福庭禁斷採捕者景雲
二年十月七日

表了凡叅贊朝鮮言朝鮮人刻書不欲入中華

亦何用之也

歸裝

三

稽古堂訂正墨畦

石公 袁宏道 著

門人 張燦 錄

稿李 高承埏 校

丁未會試知貢舉官爲禮部左侍郎署部事李公
廷機考試官爲學士楊公道賓黃公汝良皆福之
晉江人入簾之日

上賜宴於南宮三公坐上座是年少詹莊公夫合
亦知貢舉以未帶部銜遂與諸同考俱在陪席於

時經房若黃編修國典提調若呂主事圖南亦晉江人也是年主武試爲林公堯俞史公繼偕而至席亦李公時已入閣史晉江人林莆田人

丁未揭曉日天氣清和夜起猶見月及放榜雪花亂飛逾時乃止過午始晴問之甲辰亦然然先有雨候

三弟中道久於場屋舉業之聲聞海內時同考顧諭德天峻李諭德騰芳湯中允賓尹姚都諫文蔚皆雅重其才閱卷數日姚忽於丙夜馳寸紙示顧

李曰阿胖已落吾手矣二公索卷觀之曰非是閱至書二房見一卷有氣骨諸公傳視驚喜曰是必胖也遂以冠房而主者意不甚愜諸公力爭之僅得爲末房之首及拆號乃知其非諸公嘆惋久之先是姚都諫夢中道披髮入簾內大哭曰某任處已被人奪去矣彼時都諫首卷爲主考改入第四遂謂夢已定付之無可柰何不謂其竟被落也

清明日與曾太史退如劉民部元定陪祀

昭陵諸山尖秀生動令人意勃勃初至九龍池觀

水隨謁

今上壽宮諸陵唯

壽宮與

永陵以花版石爲墉精麗之極是時退如倦思寐
余謂元定

康陵雖遠山色殊佳遂聯鞭而進未至 康陵里

許山骨嶮七與古樹根相錯而出壁上野花如繪
景物幽絕乃去騎散步亂石間忽聞樹頂有駟七
聲覓之乃一醉黃冠卧丫枝間者呼之不應窮道

人心暇乃余然此樹窠下臨無地竊爲怖之從此
沿溪行水石相觸石瘁而水怒再進爲錐石口稚
兒野女窺人如鼠草七具村落口上有城尻高而
前俯似海船狀跨溪爲女墻道下爲水竇豁中嶼
繫七樵子往來其下余謂元定過此必有異因相
與循竇而出行數十步溪流回合水益縹綠可喜
一壁上白石鱗起如珂雪苔花繡之皆作層巒疊
嶂余大呼曰此黃大癡裝眉春雪圖也命稚子過
酒來野戍無火及酒具諸人乃以瓶相傳飲適有

負薪者從水上回顧失足墮溪中僮僕皆笑既歸
與退如言退如大懊悔時陪祭者多與客俱余客
乃張秀才明教也

山陵歸騎甚早因至龍王堂乃出酒痛飲入門過
興德寺看水時元定已醉至宣武街見一少婦明
粧單騎醉嬌如風嫋諸少年雜沓圍之時有中貴
數人揮鞭救解來者益多遂蜂擁而東一贊郎偶
言往在白下見李龍湖在永慶寺榜其室曰少作
書生未見升堂入室老爲廟祝粗知掃地焚香

四月初四日李長卿邀余及顧升伯湯嘉賓鄭太
初出平則門看牡丹主人爲惠安伯張公元善皓
髮頰頰何客甚謹時牡丹繁盛開約五千餘平頭
紫大如盤者甚夥西瓜瓢舞青猊之類遍畦有之
一種爲芙蓉三變尤佳曉起白如珂雪已後作嫩
黃色午間紅暈一點如腮霞花之極妖異者主人
自言經營四十餘年精神筋力强半疲于此花每
見人間花實卽採而歸種之二年芽始茁十五年
始花久則變而爲異種有單瓣而樓子者有始常

而終冶麗者已老 不復花則芟其枝時殘紅在
海棠猶三千餘本中設緋幕絲肉透作自籬落以
至門屏無非牡丹可謂極花之觀最後一空亭甚
敞亭周遭皆芍藥密如韭畦墻外有地數十畝種
亦如之約以開時復來廿六日偕升伯長卿及友
人李本石龍君超丘長孺陶孝若胡仲修十弟寓
庸時小修亦自密雲至遂同往觀紅者已開殘唯
空亭周遭數十畝如積雪約十萬餘本是日來者
多高戶遂大醉而歸

某日入王客署遇安南貢使所貢皆金銀瓶鑪雕
鏤不甚精此外則白檀及降真象牙而已問使臣
能書否曰能以筆授之草書一絕云路繞石橋溪
九折雲藏竹塢宅三間門扉半掩山花落鳴鳥一
聲春日閒草幾不可識命以真書註其旁與中國
無異

立夏前一夕與陶孝若坐退如寓所以愍空爲題
用愍字韻退如曰某詩不知亦可傳否余曰必傳
退如問故余曰公詩如裴迪附朝川集何憂不傳

退如大笑

夏夜露坐與丘長孺道故因及梅客生長孺曰客
生督宣府時批酋遣人送良鐵數十斤云虜中某
山忽產此鐵客生不報但命工鑄爲劍淬磨甚精
及虜來市客生禁諸邊勿與鐵鑊虜衆大譁客生
出劍示虜使曰前者虜王所遺鐵中國殆未有爾
國幸有佳者何用此方下產也虜衆聞之歸怨批
酋批酋詞屈乃遣人來白云某知罪矣前鐵實中
國而來虜中安得有此聊爲誇耳客生曰我以至
誠待爾此後勿復再仍命以鐵鑊與之

僚友中有言某人患牛身不遂但用鳳仙花煮燒
酒去花飲之逾月而可又一方乃醫女娘虛弱者
香附一斤用醋浸一宿當歸蘄艾共一斤合入醋
煮之搗爲丸甚効余謂法有以順治者女以醋得
病乃復以醋解即合坐大笑

客言熱鴨血能破堅有貴家女吞螺殼不能咽一
草澤醫以鴨血點之應手而愈一客言用熱鴨血
先須絹帛裹齒不然齒即時碎一客言鴨血調冷

破宋硯銘

賴爾不完吾得與爾周旋

四月晦日請友集小池天雨老大有如粟頃刻積寸餘

夏日與諸友集城西月池園甚敞有荷池水亭每暇日携具往請友以飲日相角謔謂余不飲者以評屬余余畧爲之定曰劉元定如雨後鳴泉一往可觀善其易竟陶孝若如俊鷹獵兎擊搏有時方子公如游魚呷浪喞喞終日且長孺如吳牛喘

草不大利快容受頗多劉元質如蜀後王思鄉非其本情胡仲修如徐娘風情當追念其盛時袁平子如五陵少年說舞劍未識戰場龍君超如德山擔青龍鈔高自矜許數日後小修自漁陽來復與諸公校飲元定卽中而黃季主適至是日去杯杓取元定齋頭淨水碗行酒一碗傾二壺許微風條至波浪鱗鱗然不三行皆醉孝若曰是二公者不可無評余應聲曰黃季主如狄武襄奪崑崙關巧於乘敵袁小修如破浪船得風乃濟否則反爲漁

舫所笑

六月二十四日琉球冊使回疏中言丙午五月二十四日黎明從梅花開洋值順風七晝夜抵其國居彼國凡一百三十餘日其歸也以十月二十一日開洋二十三日午後風大作濤湧如山連折二舵舟中所存僅一又復爲巨浪擊去舵葉三十日抵閩之定海所先是中山王尚永逝世子尚寧乞封仍求諭祭

方子公於南中得一佳研皆龍尾石發墨不滲子公乃投其一於燕子磯曰使谷可陵則研可出後人當寶之也

臭梧桐葉煮水可以洗脚氣無葉用椶雪照云心光用之以治蠱極效

姜攪汁投廣膠煎作膏子貼狗皮上治脚痛效甚速侯師之年老隻足軟不能行有人教之炒綿子搗碎和老米飯爲丸足健如初時一醫在側云其曾用治夢洩并痔亦愈奇方也

小吏張姓年十六精悍肥澤一日以腹痛乞假余

疑其偽諸役力爲之請乃放去三日後一役忽云
小吏死矣頃之其母哭而來云死時甚明自言有
一鬼守之云我待汝一十六年今同汝去往福建
受生言訖復云我去矣遂死丁未之歲閏六月十
五日識

孫權遣襲劉璋者孫瑜非周公瑾也

沈休文謂王筠曰自謝眺諸賢零落平生意氣殆
盡不謂疲暮復逢於君休文憐才如此史謂其聞
人一善如萬箭攢心何也

濯纓亭筆記言紹興方氏藏坡公醉翁亭記草書
真跡爲士人白麟摹寫甚衆往往得厚直今劉元
質有墨本無趙榮祿跋恐是白家贋本

玉照新志記建炎初虜人將渡淮王彥國獻臣坐
於所居小樓望見一老士大夫彷徨阡陌間携一
小僕負一匣埋於空迥之所獻臣默然識之事定
往掘其地宛然尚存啓匣乃樂天手書詩一紙云
石榴枝上花千朵荷葉杯中酒十分滿院弟兄皆
痛飲就中大戶不如君獻臣後南渡寓居餘姚嘗

出以示汝陰王明清真奇物也帖後劉綱公舉

門人張燦手錄



